

HUASHUO
ZHONGGUOZHANZHENG

话说 中国战争

天津古籍出版社

HUASHUO
ZHONGGUOZHANZHENG



话说中国战争

第二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第九章 西汉末年绿林起义军的战争

西汉末年，声势浩大的绿林农民起义战争，经过三次主要作战，全部歼灭了新莽王朝的军队，夺取了起义战争的胜利。

起义战争初期的作战：绿林起义军初期的作战主要包括分兵向各地发展和消灭甄阜、梁丘赐军的战争。起于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止于同年十二月。起义军一举歼灭了甄阜、梁丘赐的十万大军。

昆阳战役：发生于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更始元年三月，至同年六月初。起义军以绝对劣势之军，全部歼灭了王莽四十万大军。

进占长安之作战：发生于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更始元年八月，至同年九月上旬。起义军两路进兵长安，迅即推翻了新莽王朝。

第一节 起义战争初期的作战

一、南阳郡内发生的战争

1. 进入南阳郡的声势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荆州地区农民起义军，由于根据地绿林山发生时疫，病死者甚多，无法在山中的根据地久留。于是便分道向南阳、南郡机动，北进南阳郡的起义军由王匡，王凤率领，号称“新市兵”，南进南郡的起义军由成丹，王常率领，号称“下江兵”。新市兵，下江兵构成绿林起义军的主要基础。北进起义军进攻随县，随县东北平林人陈牧，廖湛聚众响应，参加了绿林军的起义行列，这部队伍就号称“平林兵”。汉朝破落贵族刘玄参加平林兵后，担任安集掾的低级官吏。刘玄族弟刘缤、刘秀已与绿林起义军联合，刘缤由自封的“柱天都部”，摇身一变也成为起义军的首领。进而整顿合编部队，起义军从此以正规而严整的军容、更大的声势向南阳进发，从而震惊了新莽王朝。



此时，南阳郡的前队大夫为甄阜，郡属正为梁丘赐。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当新市平林兵北进威胁南阳时，王莽即急忙部署豫州和荆州剿灭起义军的力量，命司命大将军孔仁进驻豫州，甄阜、梁丘赐即在此时被派守南阳。王莽同时还以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去江陵募兵，以便对付绿林起义军南下的“下江兵”。因为此时王莽政权军事力量分布在全国各地，重点则为对付东方赤眉起义军，没有更多力量使用于荆州和南阳。于是采取命将领自行招兵成军的办法，以应急需。

2. 起义军初期的战斗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刘缤与新市平林兵，西击长聚，进屠唐子乡（今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斩了湖阳尉，进而攻占了枣阳（今河南省新野县境）。严尤、陈茂在荆州招募将士而编成军队，进攻向荆州南郡活动的绿林起义军。“下江兵”起义军英勇应战，但不幸被莽军击破。王常、成丹收容散兵，转移菱谷（今湖北省随州北）进驻钟龙险要地带。严尤等部莽军未再进攻，起义军利用山险休养整顿，战斗力很快恢复并及时向西机动，与荆州牧统率的军队交战于上唐，打了一个胜仗，扭转了初战失利的形势。

下江兵于随枣战斗期间，春陵兵和新市平林兵在联合攻击长聚，进屠唐子乡后，一度发生矛盾，经平息后进占枣阳（今河南省新野县境）。刘缤此际企图攻占全国重要城市之一——“宛”，作为重建汉朝政权的基地。进军到小长安聚（今河南省南阳县南），与南阳郡军政首领甄阜、梁丘赐指挥的强有力部队发生遭遇战，加上雾重，不辨方向，起义军竟打了个败仗。刘秀单骑逃走，刘缤收兵退守枣阳。

歼灭甄阜、梁丘赐军。莽军由于在小长安聚的胜利，甄阜、梁丘赐竟过低估计起义军力量，过高估计自己力量，以为能够一举歼灭进入南阳郡的绿林起义军，轻率地把辎重物品全部留于蓝乡（今河南省新野县境）后方基地。十万大军主力渡过潢水，前临沘水，依两水立营，毁掉兵营房舍，砸毁釜甑等用具，拆毁后方桥梁，表示义无反顾、破釜沉舟、决战到底。事实上莽军内部矛盾重重，表面强大，内部异常空虚。而起义军由于新市、平林兵、春陵军、下江兵等各路军队合为一体，实力大大增强，又经短暂的养精蓄锐，军心大振，准备继续作战。地皇三年十二月，起义军编为六部，利用夜暗偷袭蓝乡，大获全胜，夺取了莽军的全部军需物资，起义军受到巨大鼓舞。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甲子朔，起义军分左右两路，展开对沘潢两水间的莽军进攻。



左翼军：以春陵和新市、平林兵编成；

右翼军：下江兵独立担负。

右翼下江兵奋勇当先，首先自东南方向击破梁丘赐之军的抵抗。春陵、新市、平林也不甘落后，紧接着击破甄阜军，莽军全部崩溃。甄阜、梁丘赐于混战中被起义军所斩杀，莽军失去将帅指挥，自行溃败，十万人军被斩杀和争渡潢水淹亡达两万人。这是起义军进入南阳地区作战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3. 夺取宛城的胜利

王莽先前派出的进攻荆州起义军的严尤、陈茂军，闻悉甄阜、梁丘赐军被起义军歼灭的消息，十分惊慌，急忙率领本部兵马向北急驰，企图占据南阳首邑宛城（现河南省南阳），挽回甄阜、梁丘赐军失败后的不利局势。

宛城既是南阳地区重要的战略城邑，又是自秦以来有名的繁荣都会，北可以通达伊洛，南可以控制荆襄，西可以出武关入于关中，因而，自古以来宛城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新莽政权靠控制宛城稳定荆州、豫州之形势，屏障其武关，长安之安全。起义军争得此地，既可以西出武关、进入关中，直趋长安，又可以北进洛阳，折而向西，与赤眉军合兵进击长安。

起义军得知严尤、陈茂军北上宛城地区的消息后，也挥军急进，双方在信阳地区（今河南南阳县东）不期遭遇，起义军对莽军立即展开猛攻，将严尤、陈茂军击杀三千多人，严陈两军遭此突然打击，被称为莽军名将的严尤，也不得不和陈茂于战败中慌忙北撤，放弃进入宛城的计划，退守颍川（今河南省禹县境）。起义军战胜严尤、陈茂军后，兵力进一步增强，已达十多万人，遂乘战胜之军威，包围了宛城。

在起义军围攻宛城之前，起义军已拥立刘玄为皇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玄称帝后，起义军除以主力进行围攻宛城外，另以一部兵力攻取新野，同时派出由王凤率领的廷尉大将军王常、五威将军李轶、太常偏将军刘秀等两万多人进取颍川等地。

宛城被起义军长期围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以致再无力坚持抵抗，于是在守将岑彭的带领下，举城向起义军投降。至此，起义军胜利占领了重要战略要地宛城。该地的占领，对起义军而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起义军更始政权的建立

起义军经过前一段时期的作战，节节胜利，感到没有统一的政权，难以有更大的号召力。于是，在取得前段作战的胜利声中，便想推举一人做皇帝，建

立起义政权。由于起义军受复兴汉室正统观念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一些地主豪强分子的宣传，因而便决定从刘姓将领中推举皇帝，但是各派起义力量对具体人选却存在着比较尖锐的分歧：

以王匡为首的新市、平林兵，极力主张立刘玄为帝。客观上刘玄势力很弱，显得比较谨慎，他利用起义军中许多人对刘缤的不满情绪，争取了不少起义将领的信任，起义军主观上也觉得刘玄怯懦，立刘玄为帝，他不至于违背起义军将领的意志，比较易于控制。因而除了新市、平林兵的将领外，下江兵中的一些将领如张卬、成丹等也都坚持拥立刘玄为皇帝。

舂陵军、下江兵中的一部分将领如王常等则推举刘缤为帝。但王常等的意见占极少数，迫于形势的压力，最后也只好同意刘玄为帝。这样起义军将领于是背着刘缤、刘秀和舂陵军的其他将领，便决定立刘玄为皇帝。

当将立刘玄为皇帝的决定告知刘缤时，刘缤虽然十分不满，感到大势已去，但因不便公然反对，而委婉地提出暂不拥立皇帝的主张。他认为：起兵于青、徐等地的赤眉军，已有数十万之众的兵力，如果他们知道了南阳这里立了皇帝，苏眉军也立一个皇帝，就会出现王莽未除、汉宗室相争的局面，使天下无所适从。因而刘缤主张：“先打破王莽，招降赤眉，再立皇帝”（详见《后汉书·齐武王刘缤传》卷四十四）。这一主张的实质，在于拖延时间，为刘缤称帝创造条件。这一主张虽蒙蔽了一些人，但为下江兵将领张卬等所识破，他坚决主张立即立刘玄为帝，因再无人反对这个意见，遂一致同意了以刘玄为皇帝。这样皇帝虽然被勉强拥立起来，但起义军中舂陵贵族势力与绿林起义力量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加深了。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辛巳朔（二月初一），起义军于涿水（即白河）沙滩上设立坛场，刘玄举行登上皇帝位的仪式。刘玄称帝后，首先办了两件大事：

（一）确定以建元为更始元年，取消王莽地皇四年的年号，用更始做为自己的年号。

（二）封赏官吏。刘玄对起义将领的封赏，多偏重于拥戴自己为帝的新市、平林两派的将领，将下江兵中的将领排斥于三公之外。

（1）新市旧兵将领：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

（2）平林兵将领：陈牧为大司空；

（3）舂陵兵将领：刘缤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4）下江兵将领：王常、张卬只列入九卿之内，王常为廷尉大将军。

更始政权的建立，尽管选择了汉宗室刘玄为皇帝，但毕竟仍算是起义军胜



利的标志，但是对下江兵将领的封赏的不公，促成了而后下江兵将领倒向刘缤、刘秀一边的局面，为起义军的最终分裂埋下了重要根源。

第二节 昆阳战役

一、昆阳战前新汉两军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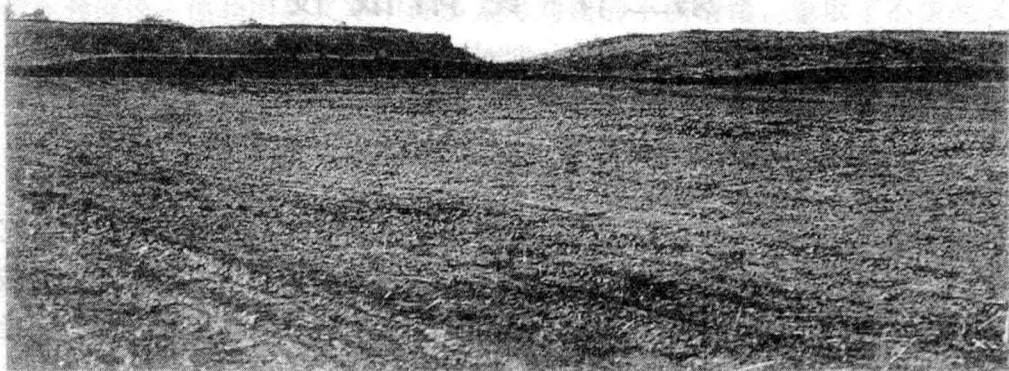
昆阳（今河南省叶县）位于战略重镇宛城（今河南省南阳）的东北，它北可以通达颍川（今河南省禹县），西北则直达洛阳，是由颍川、洛阳进入宛城的重要通道。因而，在宛城被汉军重兵围困时，王莽军为解救宛城之围，途径昆阳，遂马汉军于昆阳地区发生了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

1. 新莽军

王莽面临北方赤眉、南方绿林两大起义集团的进攻，日渐焦虑不安，北方的赤眉与南方的绿林一样，同为当时起义力量最强大的两支军队。当初王莽认为赤眉军声势更大，起义军几乎遍布北方各州郡，觉得形势更为严重，于是新莽王朝便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围剿北方的赤眉军，派出由太师王匡、国将哀章统率的精兵十余万用于对赤眉军作战。而以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仓猝拼凑的郡县军和临时招募的部队对付南方的绿林起义军。严尤和陈茂统率这些军队作战，王莽还不轻易授给他们兵符，每次行军作战必须先行上报，否则就会判以“弄兵”之罪。

在北方的赤眉起义军于成昌大捷，兵到豫州，活动于濮阳、陈留一带地区时，王莽仍然把作战的重心放在北方，还未对绿林起义军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当绿林军歼灭了甄阜、梁丘赐军，击败严尤、陈茂于南阳城下，接着刘玄称帝，公开提出恢复汉朝，建立更始政权之后，王莽才意识到南方的绿林起义军对新莽政权的压力更大，因而决定转移战略重心，一方面将进攻赤眉的主力军调到南方作战；一方面紧急调集各郡兵力，准备彻底消灭绿林汉军。

王莽为了编成对汉军作战的强大部队，特任命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为统帅，征调当时所谓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人，充当军中的类似参谋的官吏，并任用长人巨毋霸为垒尉，专门负责构筑营垒，将虎、豹、犀牛、象等凶猛野兽圈至军内饲养，以便在作战时放出来，震撼敌人。



昆阳城遗址，今河南叶县旧县街。

各州郡均自选精兵，由郡和牧守亲自率领，限期到洛阳附近集中，各地到洛阳的兵力达四十二万多人，号称百万大军。这些军队集中后，即开始向东南方向的颍川开进。在颍川又会合了严尤、陈茂的部队，随即向昆阳方向进击。大军逶迤千里，粮草辎重络绎不绝。

2. 汉军（起义军）

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一月，绿林起义军歼灭甄阜、梁丘赐军后，接着在南阳城下又打败了莽军名将严尤、陈茂。严尤、陈茂即率军退往颍川。同年三月，汉将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等进击昆阳、定陵、鄢城等地，进展顺利。王常指挥的部队在汝南等地区的活动也节节胜利。汉军见莽军大队人马向昆阳地区开来，于是王凤与王常率领近万人的部队占据了昆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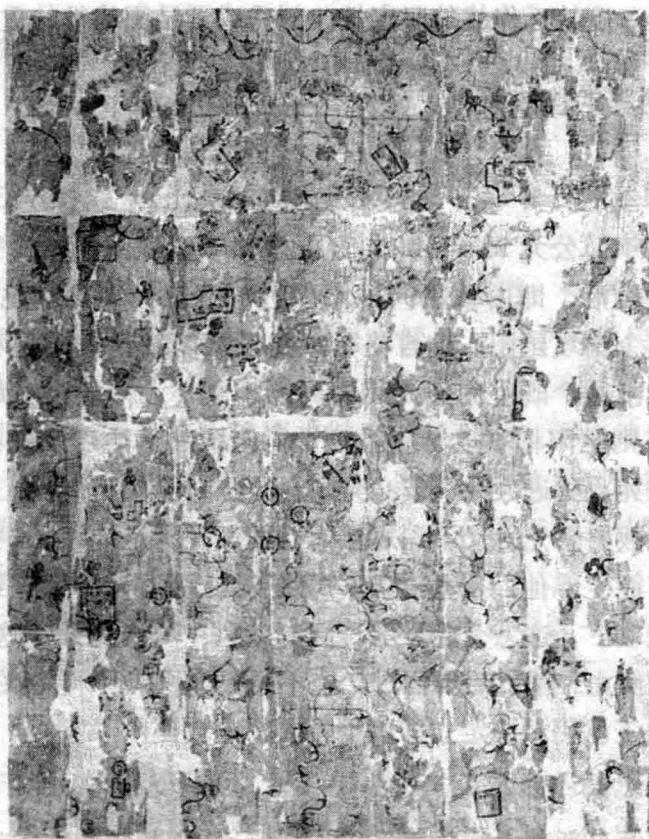
这时刘缤指挥的大军正在宛城围攻守城之新莽军队，胜负来见分晓，但宛城已是兵少食尽，内无斗志，外无救兵，形势对新莽军极为不利。

二、新汉两军作战序列

1. 新 军

统 帅：大司空 王 邑

将 领：大司徒 王 寻



驻军团，湖南长沙马王西汉墓出土

纳言将军	严 尤
秩宗将军	陈 茂
垒 尉	巨毋霸

总兵力：四十二万人。

2. 汉 军

统 帅：成国公 王 凤

廷尉大将军：王 常

太常偏将军：刘 秀

骠骑大将军：宗 佻

五威将军：李 轶

总兵力：约一万三千多人（不含李轶所率定陵、郾城援兵的主力部队）。

汉军的统帅虽然为王凤，但以后在昆阳之战中，由于王凤等人面对绝对优

势的新莽大军，一度缺乏作战的坚定性，刘秀成了昆阳战役的重要决策人物。

三、新汉两军的作战策划

1. 新军

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玄更始元年五月，王邑、王寻统帅的大军与严尤、陈茂会合后，即由颍川向昆阳前进，两三天即到达昆阳十余万军队。统帅王邑立即下令围攻昆阳。纳言将军严尤根据以往作战的失利教训，认为不可把兵力用于昆阳这个既坚固又无碍大局的小城，大军应当直趋宛城，击破围攻宛城的汉军，则昆阳将不攻自破。于是他向统帅王邑建议说：“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王邑听不进严尤的建议。他既无战略眼光，又不深思熟虑，而傲气十足地说：“我以前围攻翟义时，就因为没有能生俘他而受过指责，现在统帅百万大军，碰到敌人城池，竟绕道而过，不能攻下，这怎么能显示我们的威风！应当先杀尽这个城中的军民，全军踏着他们的鲜血，前歌后舞而进，岂不是更痛快吗！”（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三十九）于是王邑仍然决定立即以十万大军围攻昆阳。

2. 汉军（起义军）

王凤、王常等见新莽大军逐渐云集昆阳，形势十分严重，刘秀所率之三千骑兵在颍川西北遇见新莽军后，也引兵退回昆阳，加上汉军其他退入昆阳的一些零星部队，昆阳守军共约一万人。王凤等鉴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对坚守昆阳信心不足，一些退入昆阳城中的官兵也惊惶失措，担心妻子儿女，想分散回去，各保存自己的地区。刘秀看到这种情况便对大家说：“目前我军兵卒和粮食都少，而城外又有强大之敌，如能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还在取胜的可能；如果分散各自回去，势必都不能保全。况且刘缤等攻打宛城，尚未得手，也无力挽救我们。昆阳一旦失守，不出一天，各部也必将被敌各个击破歼灭。现在如果我们不同心协力，存亡与共，同立功业，反而贪生怕死，能只顾各守自己的妻子财物吗？”诸将领等听到刘秀这些话，大怒说：“你怎敢教训起我们来！”刘秀听了便笑着站起来。恰在这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王寻大军即将到达城北，军队连绵百里，还看不见后卫。”王凤等向来轻视刘秀，见当前情况急迫，才互相商量决定，请刘秀计划破敌之策。这时刘秀经过分析情况，便做了决策，以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率人坚守昆阳城，自己当夜和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昆阳城南门到外面去调集部队，准备对新莽军内外加攻，一举破敌。



四、新汉双方昆阳城的攻守作战

1. 新莽军的围攻

新莽大军进到昆阳，即按照统帅王邑、王寻的命令，开始围攻昆阳城。莽军为了显示其作战威力，把昆阳包围十层以上，设置了一百多座军营，军旗遍野，锣鼓之声于数十里之外都可以听到。莽军挖地道，使用冲车和棚车攻城，集中了所有的机弩向城内狂射，箭矢像雨水倾洩。城中的军民不能外出行动，连出门打水也要头顶门板，以防中箭，战斗最艰苦时，王凤等人又动摇了，想向莽军投降。但王邑、王寻认为昆阳小城已指日可下，不许他们投降，否则便不算建功立业，因而决心非要踏平昆阳不可。这时严尤看到昆阳难以在短期内攻下，便又建议王邑说：“兵法讲围城要留一面，我们应当让昆阳之敌逃跑一些，使他们传播失败的消息，以震撼宛城之敌。”

但王邑等依仗自己兵多粮足，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又一次拒绝了严尤的建议，继续加紧硬攻昆阳，使自己几十万大军，顿兵坚城之下。

2. 汉军

起义军坚守昆阳的部队不足万人，在绝对优势之敌的猛烈攻击下，王凤等人又发生动摇，认为昆阳难以守住，而向莽军表示降服。但由于遭到莽军的拒绝，这就从反面教育了起义军将士，使他们看到，敌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消灭他们，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昆阳之战乃是生死存亡之役，只有团结一致，坚决与敌人决一死战，才能有希望获取胜利，求得生存。于是，城内的汉军军民并肩战斗，一次一次地打退新莽军队的强攻，占绝对优势的新莽军也无可奈何，虽经反复攻城，昆阳城仍屹立不动。王邑的“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的设想，一时尚难以实现。

昆阳被围前，乘机出城调集兵将的李轶、刘秀等十三人，到达定陵（今河南省舞阳地区）、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县）等地调集各地兵马时，一些将领贪惜自己的财物，想就地分兵留守，不原赴昆阳增援。刘秀对他们说：“今天如果能破敌，珍宝财物要比现在多万倍，我们的大事也可成功；如果我们为敌人所败，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金银财物呢？”于是各营将士遂跟着刘秀、李轶等一齐向昆阳地区开进。

五、决定新汉命运的战略大决战

新汉两军昆阳攻守战正在胶着状态，五月底，宛城莽军已投降汉军。六月初一，李轶、刘秀所率之定陵、郾城一带的汉军到达昆阳地区。刘秀为着鼓舞大家的斗志，自己率领步骑兵一千多人为前锋，李率主力在后跟进，刘秀军在逼近莽军四五里地时，即摆开阵势，准备出击。王邑、王寻也派兵数千人前来迎战。刘秀亲自率领人马冲杀，斩莽军几十个人，跟随的将领都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看到小股敌人，都十分害怕，今天见了大敌，却很勇猛，真是了不起。以后请你总在前面率领我们作战，我们共同协力破敌！”刘秀接着又率领将士再行向莽军攻击，莽军被打得大败，刘秀军斩杀莽军近千人。刘秀率兵连着打了几次胜仗，这就大大地鼓舞了汉军的斗志，杀减了王邑、王寻军的锐气。

刘秀等在昆阳外围与莽军作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为着进一步瓦解莽军的战斗士气，鼓舞昆阳城内汉军军民的斗志，故意渲染宛城汉军的胜利，他把写有宛城汉军已获胜，“宛下兵到”的密信，射进昆阳城内，同时也转落到莽军手中，引起莽军统帅王邑、王寻的恐慌。莽军将士看到，一个小昆阳，大兵压境，苦战一个多月，都没能攻破，如若再加上宛城的十万汉军，则更无法对付。因而，宛城莽军失败的消息，大大地影响了莽军的战斗意志。接着刘秀自率三千人的敢死队，自城西水道去冲击敌人的中坚。

王邑、王寻轻视刘秀，自以为可以很容易打败刘秀。因而，他们只率领万余人巡视阵地。命令各营严格管束自己的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擅自出兵。王邑、王寻亲自率领万令人的部队迎战刘秀，但他们不是刘秀敢死队的对手，莽军的阵势很快即被刘秀军击破，士卒混乱溃逃。这时莽军其余的部队，因不敢轻举妄动，故无人主动支援王邑、王寻军作战。刘秀率领汉军，奋勇冲击，并一鼓作气打垮了王邑、王寻的部队，斩杀了王寻。

王邑的中坚被冲垮，王寻被斩杀后，莽军各部队失去了指挥中枢，立即引起一片混乱。这时昆阳城内的汉军看到刘秀等人所率的敢死队取得胜利，也大喊着冲杀之声，冲出城门，内外夹攻莽军，杀声震天动地，王邑的四十二万大军迅速土崩瓦解。

王莽军本来都是强迫征来的贫苦百姓，早已对王莽政权痛恨之极，经起义军内外夹攻，自然弃阵而逃。溃逃的莽兵相互推挤，“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碰巧又遇上大风和大雷雨天气，屋瓦被大风刮走，大雨倾盆而下，湓川之水暴涨，王邑军随队的虎豹都吓得发抖，莽军士卒掉入水中淹死的有万余人，



湮川被尸体堵塞得几乎断流。王邑、严尤、陈茂等人仅带少数长安精骑，踏着死尸渡河才得逃脱。

汉军缴获了莽军的全部军用物资，各种东西堆积如山，一连搬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搬完。王邑率领千余残兵一气奔逃到洛阳。当王莽得知昆阳惨败的消息后，异常震惊，整个朝廷上下也为之惊恐。

六、昆阳战后双方的动态

王莽的大军在昆阳的惨败，既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各地起义军的斗志，也使王莽统治集团临于土崩瓦解之势，全国的形势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对新莽统治政权的浪潮席卷全国。据《后汉书·刘玄传》记载：“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当时各个地区的官吏，纷纷树起反对王莽的旗号：陇西（今甘肃省东部）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河西（今甘肃省西部的窦融，汉中的延岑，庐江（今安徽省庐江地区）的李宪，东海（今山东省郯城西南地区）的董宪，琅邪的张步等都先后起兵反莽，或自立旗号为王，借机扩充势力。至此，王莽政权尚能控制的地区仅为关中和洛阳一带地方。新莽王朝为了苟延残喘，虽不断变换其骗人的统治手法，但也无济于事。为了应付急需，将败将王邑调回长安，将太师王匡、国将哀章急调洛阳，进行守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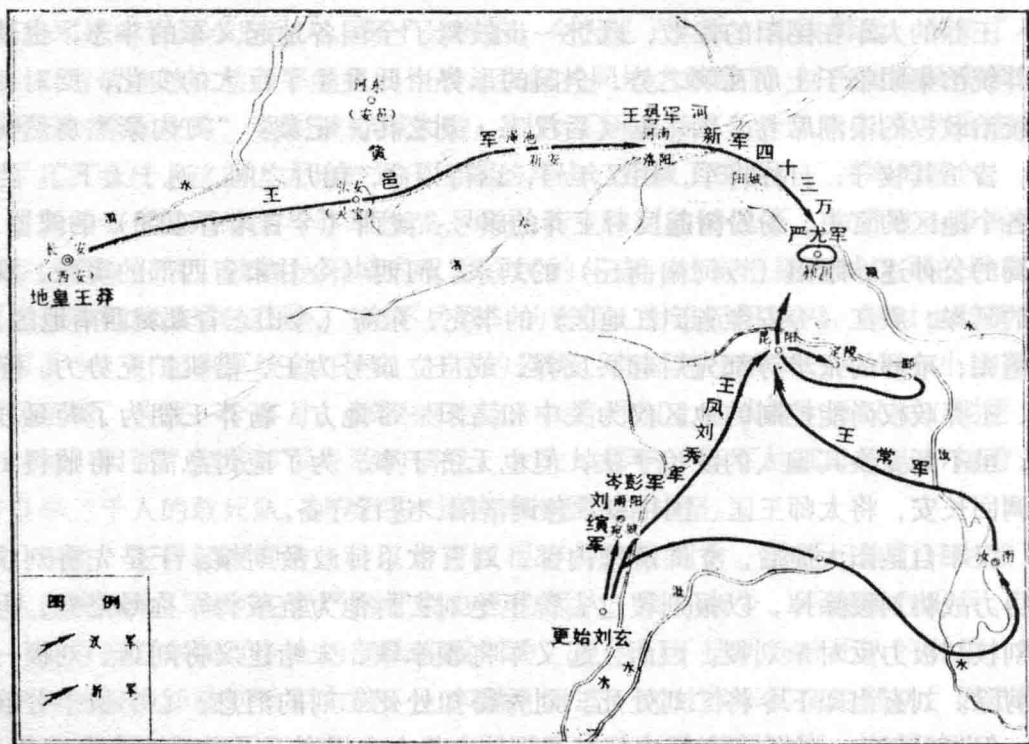
汉军自昆阳大捷后，立即清理内部，刘玄欲杀掉政敌刘縯。于是先将刘縯的得力战将刘稷除掉，以报刘稷过去曾拒绝刘玄封他为抗威将军称号之怨，但是刘核却极力反对杀刘稷。因而，起义军将领李轶、朱鲋建议将刘縯、刘稷一同剪除。刘玄当即下令将二刘处死。刘秀得知处死二刘的消息，心中虽十分恼怒，但强忍怒火，这给起义军内部与豪强地主势力之间埋下了更深的矛盾。

汉军在清理内部的同时，命全体将士休整近三个多月，积极准备向洛阳，长安进攻。

决定新莽政权和汉命运的昆阳战略大决战，以汉军的大获全胜，新莽军队的惨败而告终。至此，新莽王朝赖以抗御农民起义军苟延其反动统治的基本武装力量即冰消瓦解。万民痛恨入骨的王莽政权的彻底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新莽军队以四十三万之众，何以败在汉军一万多人的手下，而且莽军又几乎全军覆没，这其中的教训是很发人深省的。

其一，莽军决战战场的选择失当。战略决战的双方往往都是倾其全力以赴，即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固而通常是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区进行较量。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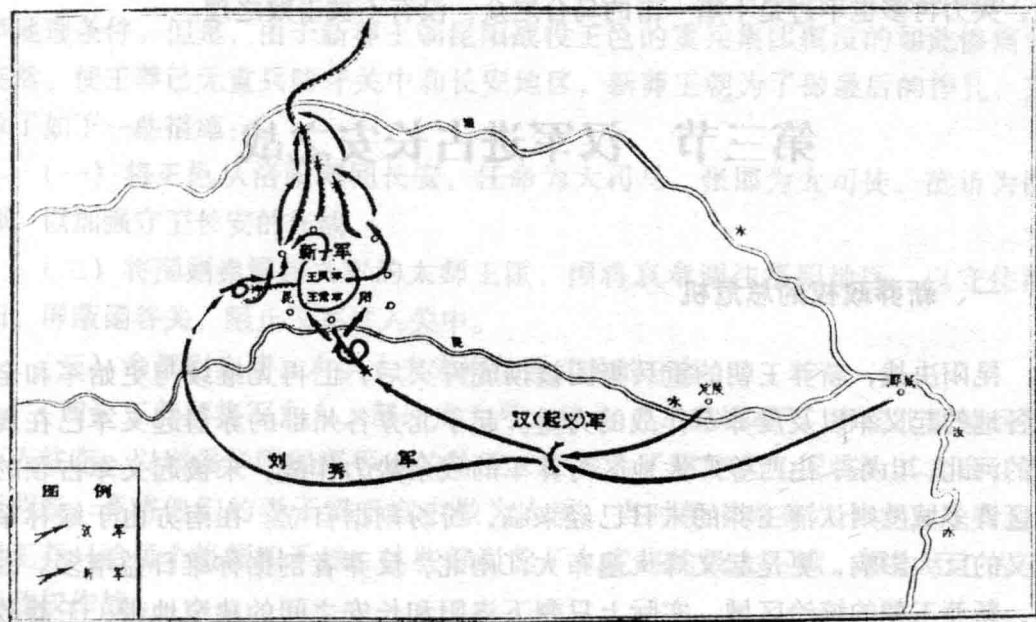
这次决战却选在了昆阳这个不大的小城，尽管它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但就战略全局来看，既非瞰制一方的重要中心城市，也非屏障京师的险关要隘，而仅仅是处于京师长安、战略重镇洛阳、宛城这个三角轴心边沿的一个不大的城邑。占据了昆阳，一不会对京师形成威胁，二难以抵抗洛阳、宛城的南北夹击，莽军如果保住宛城，则汉军即使占领了昆阳，也很难长久保持。因而，在这样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地区，面对不足万人的对手，投入四十三万大军进行决战，不能不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盲目行动。



新汉两军动向示意图

其二，莽军错用骄狂无能的统帅。战略决战维系国家之命运，统治之存亡，战场统帅对决战的结局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新莽王朝选定统率四十三万大军的核将领不是选贤任能，而是择官高而定，以唯亲是用。莽军统帅王邑、王寻可谓自西汉以来战争史上少见的庸碌骄狂之徒。昆阳战前，纳言将军严尤建议他不攻昆阳，直下宛城，一旦解围，昆阳则会不攻自下。这本是对莽军战略全局极为有利的良策，但却被王邑一口回绝，当昆阳小城久攻不下，又拒绝了严尤“围师必阙”的重要建议。结果四十多万大军顿兵坚城之下，坐视宛城失

守，战略上丧失了可贵的时机，使本来主动进击的绝对优势之军，完全化为无用之物。假如王邑能采纳严尤提出的各项建议中的任何一项建议，或置昆阳城于不顾，或围三缺一，或接受昆阳汉军的投降，那么昆阳、宛城之战的结局则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当然，这不是说已濒临末日的新莽政权会因此而起死回生，但是汉军若不是如此迅速地全歼莽军主力，无疑将会延长消灭王莽政权的时间。



昆阳战役经过示意图

其三，莽军在战略战役上吃了轻敌的大亏。莽军统帅王邑依仗自己四十多万大军的强大优势，根本不把汉军放在眼里。当他指挥大军到达昆阳城下时，不做任何具体的作战部署，即下令攻城，并且盲目狂妄地说“屠昆阳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在刘秀、李轶等调来援军时，本来充其量不过几千人，这正是莽军利用自己的优势消灭敌人的良机，但王邑等却出于素来轻视刘秀的傲慢轻敌情绪，只出动万人迎战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而置自己的千军万马于无用武之地。结果被刘秀军一举冲垮了莽军的指挥中枢，招至全军溃败。其实，莽军统帅王邑只要稍有战略头脑，正视当面的敌人，尤其是得知宛城已被汉军占领的消息后，能够立即挥全军以击刘秀，争取速战速决，王邑的四十三万大军不致立即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

最后，莽军的失败，还在于其对这样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行动，既无

战略全局的作战设想，又无具体的作战策划，任战争情况的自然发展，凭人多势众，把想当然的马到成功的主观愿望当成胜利的事实。因而王邑大军完全按照汉军的意志被动盲目地行动，这就使全军将士难以明了为何而来，为达到何种目的而战，当然也就无从发挥积极主动的作战精神。这与汉军明确的战略目的和周密的作战策划，以及为达到目的主动顽强的战斗精神相比，实有天壤之别。昆阳决战生动地证明，只有优势之军，而无具体的作战策划，单靠盲目行动，兵力再多也不过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没有不被击败之理。

第三节 汉军进占长安之战

一、新莽政权的总危机

昆阳决战，新莽王朝的重兵集团被彻底歼灭后，已再无继续与更始军和全国各地的起义军以及反莽军作战的力量。起于北方各州郡的赤眉起义军已在现今的河北、山东、山西等广大地区与莽军的残余势力作战，未被起义军占领的地区许多城邑则认清王莽的末日已经来临，纷纷割据自立。在南方由于绿林军起义的巨大影响，更是起义烽火遍布大江南北，反莽者割据称雄日益增多。因而，新莽王朝的统治区域，实际上只剩下洛阳和长安之间的狭窄地带，王莽政权的总崩溃已在旦夕之间。

新莽政权在内外交困之中，又发生了王莽的心腹将领卫将军王涉，联合大臣董忠等密谋以兵“劫莽降汉”的事件，但事机败露，被镇压了下去。

王莽军在各地战败溃散和反莽势力纷起的情况，不断传于宫中，王莽此时深知定将难逃失败的命运，已处于一筹莫展、惶惶不可终日之中。无奈根据大司空崔发引述《周礼》和《春秋左氏》关于：“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的记载，建议王莽“先号咷而大哭”，祷告上天以求救。于是王莽率领众臣到长安南郊祭天，妄图以“真命天子”的招牌，继续欺骗百姓，以维护他的反动统治。王莽对天哭诉道：“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今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王莽捶胸大哭，叩头不已。接着又把自己的功劳对天陈述了一番，这场哭天闹剧，才告收场。但这丝毫也不能挽救新莽王朝的陷落。